

# 《午夜の繆斯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午夜の繆斯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624751857

10位ISBN编号：9624751854

出版时间：2009

出版社：银河出版社

作者：阿赫玛托娃

页数：368

译者：晴朗李寒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午夜的繆斯》

## 内容概要

你如此浓重，爱情的记忆……

# 《午夜の繆斯》

## 作者简介

安娜 阿赫玛托娃 1889-1966,俄罗斯著名女诗人。1889年6月23日出生于敖德萨市。出版诗集有《黄昏》、《念珠》、《白色的鸟群》、《车前草》、《耶稣纪元1921》、《选自六部诗集》、《诗选》、《光阴飞逝》。代表作有《安魂曲》、《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》等。1964年获意大利“埃特纳-陶尔名诺”国际文学大奖。1965年,获英国牛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。1966年3月5日,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。

## 《午夜の繆斯》

### 精彩短评

- 1、作为生日礼物赠与小诗~，但是我不懂俄语也没读过其他人翻译的，感觉翻译的还不错，总觉得还不是很凝练。
- 2、面对每一粒微尘，蠢人的每一句话，你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会轻轻战栗
- 3、翻译上面还是少些气和诗艺呐~虽然这些早期的诗歌本身的力量也不怎么足
- 4、诗中的良心
- 5、晴朗李寒是新晋翻译家，这个翻得很好。当年他还在论坛上发表的时候，好像还时候自费要印，要的找他订购，我好想还打电话跟他聊过什么的。妈的，当时我快高考焦头烂额怎么会有时间整这个？！
- 6、可以看很多遍
- 7、不喜欢
- 8、再没有泪水可流，再没有理由可辨——午夜の繆斯
- 9、俄罗斯文学史中不可绕过的诗人。
- 10、译者很真诚，诗也不错。
- 11、非常喜欢。
- 12、美。
- 13、李寒的翻译，没有太多惊喜。或者是我难以适应阿赫玛托娃？
- 14、怨妇一枚.....
- 15、小组里看过译文
- 16、还蛮喜欢她的诗。
- 17、送走珍贵的诗集，怀念我最爱的诗人之一。
- 18、我透过白夜看清楚了万物  
你桌上水晶瓶中的水  
水仙花  
雪茄冒起的蓝色的烟柱  
还有那面镜子  
如同一眼清泉  
现在可以把你的影子映出
- 19、期望值太高。2014年9月-2015年9月12日。
- 20、“傍晚的光线金黄而辽远，四月的凉爽如此温情。你迟到的许多年，可我依然为你的到来而高兴。请坐到我的身边，用你快乐的眼睛细看：这本蓝色的练习册——上面写满我少年的诗篇。”
- 21、摇摇晃晃中读了这本的大部分，总联想起塔可夫斯基的电影。。俄国的文学世界还是很抽象的。  
。
- 22、一声叹息
- 23、“你总在午夜苏醒，女神。”
- 24、亲爱的，亲爱的。
- 25、早期作品，轻松又愉悦的读完了。
- 26、尘世的荣誉好似一缕轻烟，我无意把它探寻。

# 《午夜的繆斯》

精彩书评

## 章节试读

### 1、《午夜的缪斯》的笔记-第149页

致尼·古米廖夫

窄皮带中是文具盒与书本，  
我从学校回到了家里。  
我快乐的男孩，这些椴树，也许，  
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相遇。  
只是，灰色的丑小鸭变了，  
变成了高傲的白天鹅。  
而忧郁，用它那不朽的光线  
照射进我的生活，我却默然无语。

1912年

### 2、《午夜的缪斯》的笔记-第95页

当我们死去，生活不会变得黑暗，/而可能，会变得更加光明灿烂。

### 3、《午夜的缪斯》的笔记-第27页

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终点，恰如太阳这个信使自古至今的奔忙。

### 4、《午夜的缪斯》的笔记-第91页

我活着，像闹钟里的布谷，/不去羡慕森林中的小鸟。/人们上紧发条--我就咕咕鸣叫。/你知道，这样的命运/我希望只有我的仇敌/才能拥有。

### 5、《午夜的缪斯》的笔记-第7页

安娜·阿赫玛托娃：简短的自述

文/安娜·阿赫玛托娃(23.06.1889-05.03.1966)

译/晴朗

我于1889年6月11日（新历23日）出生在奥德萨附近（大喷泉）。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。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，便被送到了北方——进了皇村。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。

有关皇村，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：葱茏的绿意，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，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，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，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，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“皇村颂”中。

每年的夏季，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——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，就是在那里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。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市，我们曾在那儿居住。

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。五岁时，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，我学会了说法语。

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，我11岁。对我而言，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，而是杰尔查文（“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”）与涅克拉索夫（“严寒，红色的鼻子”）。这些作品我的妈妈

## 《午夜的缪斯》

都能够背诵下来。

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。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，后来变得十分优秀，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。

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，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。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。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，我还常常怀念皇村，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。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。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，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，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。

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。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，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，我曾经比较满意，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，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冷淡了。

1910年（旧历4月25日）我嫁给了尼古拉·古米廖夫，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。

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（左拉如此描写道）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（Raspail街心公园）。艾迪逊的朋友维尔涅尔，在“Taverne de Panteon”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：“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，那边是布尔什维克，而那边是孟什维克。”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（jupes-cullottes），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（jupes-entravees）。诗歌几乎无人问津，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，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。我当下便已经明白，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。

回到彼得堡后，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。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。

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·安年斯基的诗集《柏木首饰匣》校样后，我曾激动异常，读着它，忘记了世间的一切。

1910年，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，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。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，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。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——曼德里施塔姆、泽恩凯维奇、纳尔布特——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。

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，在那里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。1912年，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（热纳亚、比萨、佛罗伦萨、博洛尼亚、帕多瓦、威尼斯）。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它如梦如幻，会使你终生难忘。

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《黄昏》问世。它只印刷了300册。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。

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。

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《念珠》出版。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。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，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。我们再回来时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，而成了彼得格勒。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，自城市的风貌开始，一切面目全非。我以为，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，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。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。

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，它距别热斯克市有十五俄里。这里并非风光宜人：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，磨坊，泥塘，干涸的沼泽，“小门小院”，庄稼，庄稼……《念珠》和《白色雕像》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。《白色雕像》于1917年9月出版。

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。为何我这样认为，因为它较之于《念珠》的反响要小些。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，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。交通瘫痪——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，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抢购一空。杂志社关门，报社也是如此。因此相对于《念珠》，《白色雕像》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。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。多么可怕，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。

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。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《车前草》，在1922年出版了《Anno Domini》。

大抵在20年代中期，我怀着浓厚的兴趣，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。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：有关他的作品《金鸡》、本杰明·松斯坦的《阿道夫》以及《石头客人》。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。

与《亚历山大诗体》、《普希金与涅瓦海滨》、《普希金在1828》相关的工作，我几乎做了近20年，很显然，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《普希金之死》中。

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，而旧作依然可以重版。

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，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。在九月底，封锁已经开始了，我才乘飞机到

## 《午夜的缪斯》

了莫斯科。

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，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、前线相关的消息。如同其他的诗人，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，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。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，什么是酷热、树荫和水声。而且我还懂得了，什么是人类的善良：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，而且都病得不轻。

1944年5月，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，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。

那个可怕的幽灵，它封锁了我的城市，它令我惊惧异常，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。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《三棵丁香》和《做客死神家》等随笔，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。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。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，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。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，而我本人，当然，对此却并不相信。我把左先科叫来。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，并且说，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。我非常高兴。后来，儿子被逮捕，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。

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。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。至今仍在译着。

1962年我完成了《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》，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。

去年春天，即“但丁年”的前夕，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——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。1965年春天，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，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，与老朋友们重聚，并结识了些新朋友，又一次参观了巴黎。

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。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与时间，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。当我写下它们，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，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。我是幸福的，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。

一九六五年。

---

注：

叶甫帕托里亚：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城市，临黑海。有海滨浴场。西面的迈纳克湖有医疗用泥塘，为滨海儿童泥疗胜地。

左先科（1894 - 1958）：苏联著名幽默作家。

### 6、《午夜的缪斯》的笔记-深色披肩下紧抱着双臂

若干年前，初次读到时，觉得这是一个和《飘》一样美丽而弘大的故事，我爱极了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！

你的脸色今天为何憔悴？”

--因为我用苦涩的悲哀

把他灌得“你酩酊大醉。

我怎能忘掉？他踉跄地走了，

痛苦得嘴角已经斜歪.....

我奔下楼，连扶手也没碰，

跟在他身后，跑到了门外。

我急喘着高声喊道：“这一切都是玩笑。你若走了，我会死掉。”

他漠然而又可怕地微微一笑，

对我说：“不要站在风口。”



# 《午夜的繆斯》

# 《午夜的繆斯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